

成长追光与教育烛照

——读郭姜燕长篇小说《不再逃走的女孩》

周慧明

2025年初春,长篇小说《不再逃走的女孩》的出版让郭姜燕的“满天星书系”再添华章。这部贴近当下校园生活、聚焦特殊儿童成长、展现教师教育情怀的作品,凭借其鲜活的人物塑造与深刻的主题挖掘,问世便引发热烈反响。书中渴望融入却屡屡“逃走”的五年级女生肖庭和虽感疲惫却始终坚守的班主任宁三月,都成为触动读者心灵的焦点。

从讲台到文坛,郭姜燕是厚积薄发的耕耘者。回望其创作轨迹,郭姜燕堪称“起步晚、产出丰、品质优”的教师作家代表。2009年夏,时为教师的她,为向女儿证明写作并非难事,以女儿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《季悠然和她的猫》并发表于《儿童文学》,由此叩开儿童文学殿堂之门。彼时的她35岁,起步不可谓不晚。然而,多年的师范教育与教师生涯的积淀,赋予其创作深厚的底蕴,让她起步即开跑。短短数年间,《看了蚂蚁又看云》《我们的秘密》《猜猜我从哪里来》等佳作迭出。2016年,创作的第8个年头,她凭借《布罗镇的邮递员》,一举获得第十届“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”、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奖”和“2016中国好书”三项殊荣,奠定了在当代儿童文学版图中的地位。至2025年,郭姜燕已笔耕不辍16载。这期间,她如勤恳农夫,在儿童文学园地广种深耕;又如报春飞燕,穿梭于不同体裁(童话、小说、散文)、不同篇幅(短篇、长篇)、不同读者群(低幼、青少年)之间。从自然年龄看,她是成熟的中青年作家;以创作态势观,她仍葆有青少年般的求新求变与向上超越之姿。《不再逃走的女孩》可视为其校园题材创作的

一次总结与蜕变,其意义在于对心灵成长与教育本质的双重追光与烛照。

“儿童在前,文学在后”是郭姜燕的创作圭臬。她擅擅潜入儿童幽微敏感的内心世界,以理解与智慧照亮成长迷途。《不再逃走的女孩》开篇即令人揪心,“肖庭睡着了,她面前的最后一级台阶上,路灯的光在那里停住了脚。暗处的她缩成一团,就像一只西瓜虫或者一只暗影里的小老鼠。”五年级女生肖庭,便以这般蜷缩于“暗影”中的形象登场。这“暗影”从何而来?细读文本,其源头至少有三重。一是原生家庭之伤,生母疏于照料、最终出走造成的母爱长期匮乏,父亲为生计奔忙、动辄训斥暴力的粗粝教养,祖辈溺爱导致“想玩就玩,作业随意”的失范经历等,此乃暗影最初的“挡光板”;二是校园生活之压,同学的冷漠、嘲讽乃至排斥,此前老师的束手无策、厌烦乃至放弃,学校对学业成绩与行为规范的单一强调等,此乃暗影的“强化膜”;三是自我防御之困,为维护脆弱自尊,她只能以表面的我行我素、行为乖张示人,内心却深陷孤独幽暗,充满尖刺,在他人不解中突然爆发,此乃暗影的“收集器”与“放大器”。“我就像一粒尘埃,只有光才能找到我”,如题记所言,暗影中的肖庭如尘埃,她所渴求的正是能穿透灰暗、抚慰伤痕、照亮生活的温情之光。三重暗影的叠加,为其“追光”做好了情感与逻辑的铺垫。她一次次的“逃走”实则是对新班主任宁三月能否真正带来光明的试探。

一粒尘埃得遇光明是偶然,一个人得遇良师是幸运。“肖庭的父母都是实在人”是文本关于宁三月的第一句叙述,既

点明她洞察世情的慧眼,也暗示她自身的“实在”品性。她对肖庭的烛照,始于深入理解其家庭根源。从肖庭怯怯求证“宁老师,你是爱我的……对吧?”到自信地宣告“最相信我的是宁老师,我也最相信宁老师,我最爱宁老师了,第二爱妈妈”,其间蕴含着宁三月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;深夜寻回反复出走的肖庭,放学亲自护送,为证明肖庭见义勇为连日奔波至深夜,被肖父误伤至鼻血长流仍不忘警告其不可再施暴力……师德的崇高、师爱的深沉,尽在“实在人”宁三月具体而微的日常付出中。

爱是教育的灵魂,智慧则是其根本。“肖庭需要爱,但怎样的爱才能真正帮到她?”宁三月常作此思。她的教育智慧体现在,一是敏锐洞察,如从肖庭与袁小满截然不同的家境中洞悉两人共有的自卑,从赵可的异常表现中推测出其可能的脑部病变;二是循循善诱,以故事引导同学理解肖庭被剃短发的遭遇,化解袁小满对父母离异的焦虑;三是授人以渔,教导孩子不仅观察他人,更要内省自身,如观察“吵架的自己”从而客观认知,实现自我超越;四是静待花开,当肖庭、袁小满心门未启,她给予充分等待的空间……

教育不仅是教师引领学生成长,亦是学生启迪教师再成长的过程,此谓“师生共生”。所有教师都曾是孩童,皆受过往教育观念形塑。在剖析肖庭困境,助其寻光的过程中,宁三月也反躬自省,她曾竭力成为“所有人眼里的乖孩子”,将孝顺等同于“听话”;母亲那句“也不怕人笑话”的口头禅,曾是她沉重的精神枷锁,

影响其童年、青年乃至择偶观。书中最深刻感人之处在于,宁三月从肖庭对生母的原谅与理解中,获得重新审视与理解自己母亲的新视角。她在烛照肖庭心灵暗影的同时,也完成了对自身暗影的烛照。学生,又何尝不是教师的成长导师呢?

儿童文学天然承载育人使命,其文学性、儿童性与教育性三位一体,密不可分。于郭姜燕而言,儿童教育研究与儿童文学创作,恰如一体两面,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。学者冯卫东曾激励她:“儿童文学创作也是一种教育研究的方式,因为它关乎文学,也关乎儿童和教育。”此言点醒郭姜燕,使其在教育研究基础上,开启更为自觉的儿童文学创作。作为其规划中的“教育三部曲”开篇之作,《不再逃走的女孩》聚焦特殊儿童成长与一线教师日常,力求将成长叙事与教育叙事深度融合,展现一位教师作家对儿童文学可能性的不懈追光。

审视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生态,《不再逃走的女孩》以基础教育高地江苏南通的小学校园为蓝本,融入一位省特级教师、教学名师的教育理念和情怀,既不回避当下教育存在的真实问题,又精心描绘出一个以宁三月为教师代表、以肖庭为学生缩影的师生同向而行、向上向善的正面教育世界,为新时代中国校园儿童文学贡献了一幅迥异流俗、真实可感、充满希望的文学图景。郭姜燕以《不再逃走的女孩》,不仅完成了一次对儿童成长和儿童文学何为的持续追光,更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当代基础教育应然方向与实然状态的深刻烛照。

朴素的力量

——读余华代表作《活着》

胡 锋

“八公山”文艺评论 (第十季) 征文



《活着》里的福贵就让我相信: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,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。余华在《活着》第五篇序言结尾里这样写道。

一天的时间里,谈完了福贵的一生,一个浓缩了特殊时代背景下一个普通人一生的激荡与平静。也许是岁月的沉淀,也许是苦难的磨砺,也许还有更多的也许,作者笔下的福贵还有更多的解读和打开方式,但都不影响直抵人心的凄凉。小说的故事简单直接而纯粹,朴素的像福贵手里放牛绳一样,陪着他走进了人生的黄昏。

从阔少爷到穷光蛋,从父母到子女相继离世,七个与福贵有着亲情纽带的人,相互被时间的车轮碾压在生活的不幸车辙里,这是从头至尾笼罩在读者眼睛与心灵上的阴影,一个不幸接着一个不幸,一个苦难牵着一个苦难,直至福贵拉着“福贵”走在黄昏里……

朴素的力量最动人。我一遍遍地在品读和回味《活着》,咀嚼着福贵的一生,小说没有华丽的修饰,就像福贵脱下了身上的绸子一样,朴素的像村庄里的一粒尘埃。为什么会激起读者心中的波澜?脱下绸子的福贵是朴素的,福贵的蜕变是朴素的,福贵的叙述也是朴素的。这就是朴素的力量,福贵用第一人称讲述着自己的一生,好像是在讲述别人的一生。如果没有经历挫折、疼痛、苦难、生死,就不会有朴素而静谧的强大内核。也许是巧合,也许是作者有意而,朴素的福贵只给过儿子有庆买过两回糖,一次是五颗,一次是两颗,加起来正好是七颗,而与福贵失去的七个有亲情关系的也是七人。何尝不是一种朴素的巧合呢?

福贵的生活场景是朴素的。一个连四方桌都没有的朴素家庭,应该是那个特殊背景下农村家庭原生态的呈现。没有米,吃了上顿没下

顿,这何尝不是朴素的历史浓缩在福贵身上?场景可以是朴素的,但小说不行。在朴素的村庄和人物身上,却有着另一种不朴素,妻子家珍眼里的福贵,那是朴素的改变,让妻子感到爱与温暖。儿子有庆眼里的父亲,那是朴素的流露,让儿子变得懂事与上进。还有对女儿、对外甥、对女婿无不朴素的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身边的人。朴素往往蕴藏着土地般的醇厚,出现在小说的章节里,让读者感受到生命的坚强,传递着一种朴素的温暖。

小说的语言是朴素的。朴素的语言包裹着相互的人和事,变得不再朴素。如:面对儿子,“我想有庆辛辛苦苦了一年,也该给他甜甜嘴”“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,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,月光照在路上,像是撒满了盐。”面对妻子,“她是没完没了地问,我也没完没了地说,说得我嘴里都没有唾沫了。”面对村庄,“炊烟在家舍的屋顶袅袅升起,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隐了。”尽管有苦难的前奏,蒙太奇似的结尾,把朴素的村庄与温情升华成一种向上的力量,像一幅画温暖且感动着读者。

朴素的生命力就像大地生长万物,没有喧哗与喧闹,却有着不一样的风景。读完《活着》,朴素的力量始终在激荡着不朴素的人生,活着同样需要平静,需要力量,更需要朴素。

阐释灯具里的文明历史

——读《流光待月明:古灯小史》

钟 芳

如果说灯是光明的使者,那么,灯具就是一种文明的载体,它让千年的器物,在摇曳的灯火中迸发出璀璨的光芒。历史学博士周杨所著的《流光待月明:古灯小史》,从中国古代灯具的产生、制作及使用说开去,聊到近代灯具的传入和推广,再到解析传统文化中的灯烛意象,条分缕析地梳理出一部古灯照明的演进史。

人类用灯与火有着密切的关联。远古时期,人们通过钻木取火,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愚昧生活,从此,迎来了文明的曙光。据考古发现,新石器时代的陶豆是最原始的灯具,先民们在陶制器皿中盛放动物油脂,用植物纤维做灯芯。到了商周时期,青铜灯开始盛行,那些造型庄重的鼎形灯、豆形灯,既是实用器皿,又是礼器。许多灯具不但设计精巧,制作也很别致,将人与大自然的诸多风物都纳入到灯具的塑制中,已然超越了单纯照明的功能,展现出当时贵族阶层对精致生活的热切追求。

汉代灯具已彰显出环保理念。书中详细介绍了著名的长信宫灯,宫女跪坐执灯的造型,就藏工匠的巧思——灯烟通过右臂进入中空的身体,最终沉积在底部的水盘里。这种减少油烟的设计,说明古人早在两千年前就考虑到空气污染问题。作者还列举了多件类似的汉代铜灯,它们或通过虹管导烟,或利用水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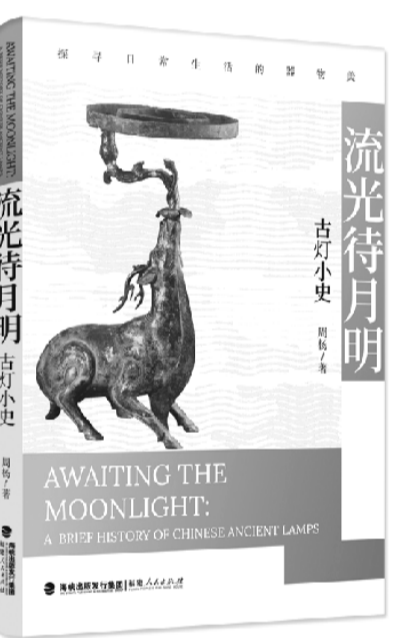
滤原理,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灯具开始出现佛教元素。莲花造型的瓷灯大量出现,有些灯柱上还刻着梵文经咒。这个细节折射出佛教传入后对日常生活的影响。有意思的是,书中记录了一盏北朝青瓷熊灯,憨态可掬的熊俑双掌托举灯盏,这种将动物形象与实用器具相结合的创意,至今看来仍充满童趣。

唐代的灯具开始走向华美。书中提到的银鍍金莲花灯座,通体篆刻缠枝纹,花瓣可以自由开合。更引人注目的是,彩灯器具,那些黄绿褐相间的陶灯,即使历经千年,依然能让人感受到盛唐的富丽气象。彼时的大唐,北方多厚重朴拙的陶灯,南方则多见精巧的青瓷灯,这种差异正是当时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写照。

宋代是我国灯具发展的转折点。随着植物油灯的普及,灯具从贵族专属走向寻常百姓家。书中收录的磁州窑白地黑花灯,灯身上写着“清静道德”四字,说明灯具已融入百姓的精神生活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省油灯的出现,这种夹层注水的设计,使灯油消耗量减少近半,展现出宋人精打细算的生活智慧。

明清时期的灯具更加多元化。书中展示了从宫廷到民间的各类灯具:紫禁城里的琅琅官灯,江南园林的琉璃灯,市井街头的竹编灯。这一时期,最具特色的无疑是元宵花灯,名目繁多的走马灯、生



肖灯,点亮了节日的夜晚,给人们带去了无尽的憧憬和欢乐。

到了近代,煤油灯的传入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照明方式。从沿海口岸到内陆乡村,玻璃罩子的洋油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油盏。这个转变过程充满着文化碰撞,有些地方将煤油灯称为“洋灯火”,有些老人固执地守着祖传的铜灯,这样的灯具情怀,读来令人动容。

作为总括,书中探讨了灯具在传统中的象征意味。元宵节的灯火象征着团圆,中元节的水灯寄托着哀思,洞房花烛预示着喜庆。青灯黄卷,既指代读书人的清苦,也暗含着对知识的执着追求。这些深层次的解读,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灯具的认识——小灯具,送来大光明。不仅点亮了普通百姓的生活,也照亮了古老的中国历史,让五千年的文明薪火传承至今。

全书语言平实,描叙生动,用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,解剖着灯具的独特魅力。比如作者在介绍汉代铜灯时,会计算当时灯油的消耗量,据此大致推测出那个时期普通百姓点灯的时间。又如,在分析宋代省油灯时,作者适时地引出陆游在《高居纪事》中的描绘,指出用瓷做的灯盏比用铜做的灯盏更省油。这种将器物置于生活场景中的写法,赋予了文物鲜活的时代感。此外,作者没有一味停留在对灯具形制的简单描述上;而是力求通过历代灯具的展示,集中展现古代科技的发展面貌,点赞中国古人澄澈明净的生活观念。

品味全书,仿若跟着作者在参观一个纸上灯展。从原始社会的陶豆到近代的煤油灯,五千年的文明之光在这些器物上静静流淌。只是星光不负赶路人,身处绿色低碳的LED时代,我们依然需要时时回望那些文明的灯火……

在山海人文间寻幽探胜

——读胡竹峰散文集《南游记》

汪 恒

“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古人的静候真风雅,好在有黄梅雨,好在有池塘蛙。”在当代散文创作的星空中,胡竹峰以其独特的文风与深刻的洞察,成为备受瞩目的存在。他的散文集《南游记》,如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,将海南的山川形胜、人文历史、风土人情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,引领我们在山海人文间寻幽探胜,领略那片热带岛屿的独特魅力。

胡竹峰先后两次踏上海南的土地,以行者的姿态,深入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,将每日的所行、所见、所思,都化作笔下的文字。“每日有所行,每行有所见,朝夕行定,夜问心事。”这种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与记录,为《南游记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使其充满了生活的质感与温度。全书分为“陆离”“南溟”“黎歌”三卷,书录了祥云起、椰田古寨、落笔海角、东山岭、水会守御所、鹿回头过打铁巷等,再现了海南黎族人民的生活和习俗文化。

“陵水城到椰田古寨,不过五十里地。古寨在英州,英州名为州,实则为镇。以州为镇,是南方人的阔气。”“陆离”卷聚焦于海南本岛的风物。从陵水坡落岭遗址的历史沉思,到鹿回头的浪漫传说;从五公祠



的人文底蕴,到百花岭的自然风光,胡竹峰穿梭于海南的历史与现实之间。站在陵水坡落岭遗址前,由虎统死于“落凤坡”等轶事,引发对命运无常的感慨,趣味盎然又引人深思。胡竹峰对海南历史文化、村落建筑与风土人情的生动写照,让大家看到海南本岛丰富的的人文景观与自然风貌。中卷“南溟”,则将笔触伸向了广袤的

南海。“海面浪急,风大雨也大遇上天地间这等大风大浪,人心再大,人力再巨,也束手无策,只好听天由命,任凭风浪随意摆布。”“胡竹峰乘船出海,在波涛汹涌中感受大海的力量与神秘。行船遭遇大风骤雨,作者彻夜难眠,那种对未知的恐惧与对自然的敬畏跃然纸上;而雨后初见彩虹的惊喜,又让我们体会到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。在鸭公岛、全富岛等岛屿的游历中,胡竹峰描绘了海岛的风光、渔民的生活,以及自己在海岛上的心境,让大家身临其境,一同经历海上的奇妙旅程。

“是夜再宿五指山下,晚饭毛纳村,篝火照得庭院透亮如昼,黎人歌之舞之,舀山兰酒三五句,得三分陶然意思,兴尽而返。临别时,村民执竹火送行,胸中丰润无语。”在“黎歌”卷中,着重展现海南黎族人民的风俗文化。胡竹峰深入琼中、五指山等地的黎寨,描绘黎人祖先仿船造舍的智慧,采药治病救人的善良、牛酒日习俗的独特以及制陶织锦之技的精湛。同时,也刻画了黎族人乐天知足、旷达超脱的自然之心和敬物惜物的大爱之心。在这里,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少数民族的文化魅力,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

的美好画面。

胡竹峰的写作风格独具特色,文字灵动优美,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气息。“溪流涨了水,木瓜挂着雨滴,紫荆花开得正好……”什寒村雨后的美景描绘得如诗如画。“村里池塘边,还有步檐坊,气势轩昂……攀折月宫桂花即能科举高中……”在引用方志、古事时,信手拈来,尽显其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在叙述节奏上,胡竹峰张弛有度,寥寥数字,便将读者带人情境之中;篇中则铺陈恣肆,对所见所闻展开详细的描写与论述,让人领略事物的全貌;篇尾又往往余音缭绕,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空间。

“人生快意事,问道名山大川,心凝形释,融于自然,与万物合,有天有地有古有今有我,无天无地无古无今无我。”此书不仅是胡竹峰游历海南的记录,更是一次对自然、对历史、对生命的深度探寻,也让我们看到旅行的意义——旅行不仅是身体的位移,更是心灵的探索、思想的升华。翻开此书吧,无论是热爱旅行、钟情自然,还是痴迷历史文化、追求文学之美的读者,都会对海南有全新认识,对生活与自然有更深感悟。

新书速递

盗书者: 廷巴克图的生死时速

约书亚·哈默 著

本书是关于西非马里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。

在马里中部、撒哈拉沙漠的边缘,有一座古城叫廷巴克图。那里曾是声名远播的学术文化中心,存有珍贵的古阿拉伯文手稿。在历史的动乱中,手稿被摧毁、掩埋,直到1984年,一个名叫阿卜杜勒·卡迪尔·海达拉达的年轻冒险家兼公立图书馆员穿越撒哈拉沙漠,沿尼日尔河追踪、搜集、保护和修复大量古代手稿,廷巴克图的文化传统得以复兴。然而,威胁再度降临。2012年,一伙恐怖分子占领了廷巴克图。

为免手稿被毁,海达拉达组织他的同行进行了一次抢救行动,再次踏上冒险之旅,密谋将手稿偷运出



城,送到马里南部的安全地带。这群图书馆员冒险盗走了城内37万卷古籍,踏上606英里的抢救文明之路。与此同时,这场盗书行动在全球社交媒体上牵动了亿万人心,很多人捐款,也让廷巴克图的古籍引来了世界目光。

一场暴力与文明之间的斗争,就这样在亿万人的面前上演。

《上铺的兄弟》

黄蓓佳 著

了教育实验色彩和理想主义光辉的学校,迎来了第一批学生:擅长运动的石磊、爱好文学的邹亮、具有超强空间思维能力的张小木、过目不忘的那月……在这里,孩子们收获了知识、尊严和纯真质朴的友情。世界的微光在尘土飞扬的简陋校园里闪烁,向上向善的精神在这个小小的群体中发扬,孩子们的心灵也在急速地成长。

作品展现了我国教育工作者的赤诚之心和眼界胸怀,细致刻画了一位坚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少年形象。作者对笔下人物投射了丰沛的爱和关切,全书弥漫着庄严圣洁的光华。



本书是著名作家黄蓓佳继《叫一声老师》之后,又一部探讨儿童教育的长篇小说。

漫天礼花拉开了新世纪的帷幕,带着美好的憧憬,凌云实验学校在北京郊区宣告成立。这所充满